

四渡赤水:毛泽东 110 天的“得意之笔”

“

日前,电影《四渡》正处于全国热映阶段。影片讲述遵义会议后,3万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四渡赤水,摆脱40万敌军围堵,创造了军事奇迹。



1 再次证明自己,从四渡赤水开始

遵义会议期间,蒋介石部署40万兵力,四面合围,企图将只有3万多兵力的中央红军,围歼于川黔滇交界的狭小区域。从1月19日离开贵州北部遵义,到5月9日从云南北边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最南端,从而摆脱强大敌军的围追堵截,是中央红军摆脱敌军围追堵截惊心动魄的110天,也是考验毛泽东到底“行不行”的110天。毛泽东再次证明自己,是从四渡赤水开始的。

所谓四渡赤水,就是红军穿插于几十万敌军的缝隙之

间,在赤水河东西两岸“莫名其妙”地来回跑了四趟,搞得国民党军队有些晕头晕脑。

遵义会议以后,红军打算从赤水河东岸一个叫土城的地方往北渡过长江到四川去,结果,在土城遭川军阻击,由于情报失误,敌人越打越多。如果按湘江战役的打法,牺牲再多,也要死打硬拼冲过去按原定计划北渡长江。可毛泽东偏不!他发现北边、东边和南边都有敌人,西边暂时还有活动空间。大路朝天,各走一边嘛!只要渡过赤水河就可以保存部

队。于是,果断决策,放弃北渡长江计划,迅速撤出战斗,西渡赤水河。这就是一渡赤水。

红军进入云南的扎西地区,可还没站稳脚跟,北边的川军和南边的滇军对冲夹击而来。怎样才能冲出重围呢?毛泽东提出一个建议:现在南北都有敌人夹击,再往西还有敌人在堵截,他们的劲儿都铆得足足的,都认定我们定然会往西进,去抢渡横江、金沙江!回看东边近处,有一个不经打的王家烈黔军,且毫无准备。何不掉头杀个回马枪,二渡赤水,再占遵义。

2 创造战争史上的“六渡”传奇

这不是走回头路么,何况红军官兵也没有心理准备!只要能够掌握战场主动,走回头路算什么,我军没有心理准备,敌军岂不是更没有准备。只要行动迅速,出其不意,或可腾挪出生存空间。2月11日,中央红军离开云南威信,赶往川黔交界的太平渡和二郎滩东渡赤水。这就是二渡赤水。二渡赤水后的红军,在遵义附近的娄山关打了一场硬仗,干掉黔军的有生力量,还把不明就里的国民党中央军一口气往南赶回到乌江对岸。这是长征以来取得的第一次大胜仗,极大地鼓舞了士气。

这番操作出乎蒋介石的意料,他变得谨慎起来。于是,他决定像第五次“围剿”中央苏区那样,四面围困红军,然后把红军聚歼于遵义和鸭溪地区。这招看起来还真的有些管用。与此同时,蒋介石还让一些部队开始在红军东边修筑碉堡,防止红军从东边突出进入湖南。

40来万敌军陆续赶来围困,3万左右红军的活动空间越来越狭小,驻留原地已经寻不到战机。毛泽东再次把目光投向赤水河的西边。他下令迅速撤离鲁班场战场,趁敌军以为红军是佯装撤退而不敢追击之时,于3月16日晚上,率红军突然从东往西,三渡赤水,进入川南古蔺、叙永一带。

聚集黔北的各路国民党军队,一下子失去了目标。蒋介石也愣住了,不知道红军的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。让蒋介石想不到的是,在毛泽东的战略构想中,三渡赤水根本不是为了北渡长江,更不会在赤水河西边寻求战机,只是虚晃一枪,目的是把敌军调往赤水河西边的川南一带,再予以摆脱。

果然,三渡赤水后走了一小段路,毛泽东就让部队停下脚步,并让红军的电台全部静默,隐藏行踪,悄悄地等着敌军西进。而敌军的确也老老实实地、呼啦啦地往西边冲来。毛泽

东看着差不多了,在3月21日晚上,率领红军在敌军的缝隙处立刻掉头向东,从上次东渡时的二郎滩、太平渡两个渡口再次越过赤水河,进入黔北。这就是四渡赤水。严格说来,四渡赤水和紧接着的“乌江天险重飞渡”“调虎离山袭金沙”,是一个完整过程,加起来是“六渡”。

从此,中央红军算是跳出包围圈,彻底摆脱长征以来几十万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的围追堵截。对毛泽东来说,在充满命运感的110天里,他创造了战争史上的“六渡”传奇。

这“六渡”传奇,妙在何处?妙在根据战场态势的瞬息变化,采取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方针,指挥中央红军巧妙地穿插于敌军重兵集团之间,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交界地区,积极寻找战机,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,有效地调动和歼灭敌人,终于逆风翻盘,绝处逢生,成就毛泽东军事生涯的“得意之笔”。

陈晋

宋朝休假里的“政治经济学”

进入7月,大中小学都陆续放了暑假。其实,九百年前的宋朝人,对此也深有体会。

读懂宋朝的假,先得弄明白两个词:“休务”和“假”。北宋初年,岁节、寒食、冬至各放七天,前三天叫“假”,后几天叫“休务”。“假”只是免了你早上去宫里磕头朝参,衙门里鼓照敲、公文照转;“休务”才是真正关了大门、锁了柜子,让你踏踏实实睡个懒觉。

这种区分,透着宋人骨子里的务实。宋真宗时,全年节假日算下来有一百天,光旬休就占掉三十六天,可真轮到“休务”的日子,掰着指头也数得过来。天庆节、先天节这类道教节日,名义上放假五天,可开封府的宫观里斋醮法事一场接一场,官员们该值守值守,该陪祭陪祭,真正能溜回家喝口热茶的,也就一两个时辰。反倒是夏至和腊日,原先只放三天朝假,仁宗庆历六年一纸诏书,干脆连衙门也关了,官员们这才算真正摸到了假日的边儿。

所有假期里,丧假分量最重,也最让人揪心。宋朝以孝治天下,文官父母亡故,照例要解官持服,一守就是二十七个月。武官起初没这待遇,仁宗天圣八年才开了先例,允许三司副使以上的武臣给假一百天。这一百天从闻丧算起,刨去路上奔波,真正能在家料理后事、平复心绪的日子,其实紧巴巴的。到了南宋,《庆元条法事类》规定更细:武臣丁忧,不解官,给假一百日;但若是沿边驻防或押运粮草的,只给十五天。

更有意思的是婚嫁假。官员自个儿结婚,给九天;亲兄弟、亲叔伯结婚,给五天;堂兄弟、堂姐妹结婚,给三天;远房堂侄孙,只剩一天。假期的长短,明明白白画出一张宗族亲疏关系图。大理寺的断官们因案牍如山,连结婚都只休三天,这大概是宋朝最早的“关键岗位特殊休假规定”了。

孙晓明